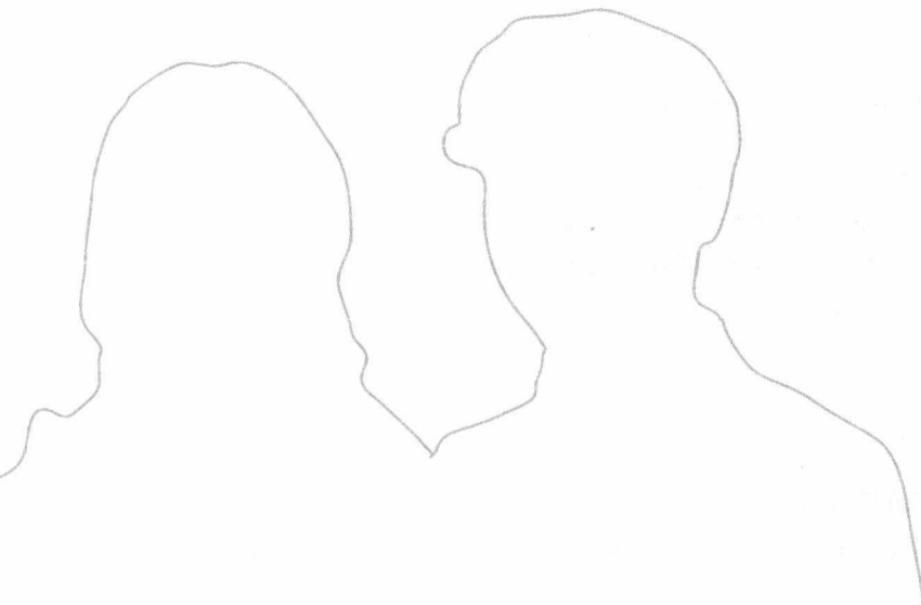


我的父亲母亲

萧红著





我的父亲母亲

萧山雪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父亲母亲 / 肖复兴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133-1423-7

I . ①我… II . ①肖… III . ①散文集－中国－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8834 号

我的父亲母亲

肖复兴 著

选题策划：张福臣

责任编辑：孙志鹏

特约编辑：王 萌

责任印制：李珊珊

装帧设计：一千遍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 刚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：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：11

字 数：245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一版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1423-7

定 价：49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一直想编一本这样的书，写给父亲母亲，也写给自己。

写作的人，心里都有一本自己最想写的书。就像已故作家陈忠实曾经说过的，那是一本“垫棺作枕”的书。

想起我的父亲母亲，我心里涌动的感情非常复杂。

五岁的那一年，我的生母去世了。我想不起她的模样，家里唯一珍存她的一张十寸黑白照片，总让我觉得有些陌生。她的样子，只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中。尤其难忘的，是她刚刚过世后的那一年，夏天的晚上，我常常从我家的后山墙偷偷地爬到我家的房顶上，坐在鱼鳞瓦上，忍不住地想她。望着满天的星星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爬到房顶，就是为了不让人看见我想她，不让人看见我的流泪。

27岁的那一年，我的父亲去世了。那时候，我还在北大荒。记得非常清楚，那是个深秋的黄昏，我正在地头割大豆，父亲去世的电报，送到了秋收过后枯萎的地头。我连夜赶回北京奔丧，在同仁医院的太平间里，看到了父亲，他的眼睛没有合上，我才第一次知道了，死不瞑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我才第一次感到，对于父亲屈辱的后半

生，除了时代原因，还有我这个做儿子开脱不掉的干系。内疚的心，那时候才第一次苏醒。

42岁的那一年，我的继母去世。那一天，是个夏日的星期天，我正在家里，她坐在床沿上，突然头朝后倒下，再也没有起来。对比我的生母和父亲的去世，她的突然离去，让我分外悲伤。因为从五岁开始，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，我和生母一起只生活了五年的时间，和父亲一起只生活了21年的时间，21岁我去了北大荒，除了中间回北京探亲几次短短的时间，大多时间没有和他在一起。不仅因为和继母生活的时间长，而且是她茹苦含辛地把我和弟弟带大，那是段最难忘的相依为命的日子，感情的依托重心，情不自禁地倾斜在她这一边。

这一年的年底，我写成了一篇长达两万五千字的散文《母亲》，倾诉我的对她的感情。第二年，孙道临先生找到我，希望我来动手把这篇散文改编成电影剧本。我很难忘记，他望着我，对我讲起读这篇散文时的情景，他那一双沧桑的眼睛里，满含的不是浑浊而是那样晶莹的泪花。《继母》由他导演，由郑振瑶主演，终于搬上了屏幕。看完电影试演回到家的那天晚上，我对着母亲的遗像默默地说：您一个大字不识的人，却让一位有名的大导演拍成了一部电影，您这一辈子值了！

从那时起，我一直也想写写父亲，却几次拿起了笔，又放下了。我才忽然发现，我对父亲的了解其实不多，远不如对相依为命的继母了解得多些。同时，引我踌躇难以下笔的，还有自己对父亲的愧疚之情。因不了解，又缺乏沟通和交流，以及自私懦弱和自以为是而日渐加深的隔膜，和那个时代一起，双管齐下对父亲的挤压，让他没有合

上双眼离开了我们。

一直到去年，我才下决心写成了《父亲》一文。没有想到下笔之后一发而不可收，竟然写成三万多字。有了这篇《父亲》，我的愿望可以实现了，可以编成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一本薄薄的小书了，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。这大半生，如果从 1963 年初三时写的一篇文章被印成铅字算起，我已经写作了 53 年的光景了。写作这么长的时间，我最想编成的就是这样一本书。

不过，它确实是一本薄薄的小书。去年编选十卷本的《肖复兴文集》的时候，第一次把它编进去，尽管文字这东西从来不以长短论英雄，但还是因匆忙而显得单薄。这一次，新星出版社青睐这本小书，准备单独出版这本小书，编辑王萌提出了很好的意见，希望能补充一些新的内容，让这本小书更为充实丰厚一些。王萌的意见打开了我的思路，除父亲母亲、姐姐弟弟和孩子这些亲人之外，扩充了父亲和母亲的外延，将他人父亲和母亲的相关文字一并列入，让我自己，也让读者看到更为广阔而丰富的人生，以及父母给予我们的感情；同时，也可以让我们面对他们时多一些自省。新补充的这些篇章，大约有六万余字，让这本小书压在手心里沉甸甸的，存放在心里暖暖的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会有很多感情，比如友情、爱情等等，但是，没有一种可以抵得上亲情的，尤其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亲情。我曾经这样想，如果说友情是脚上走出的泡，爱情是瓶中开放的花，那么，亲情则是心上流淌的血。如果说友情是靠生活的时间磨炼出来的，爱情是由肌肤之亲和思念与想象交融而成的，那么亲情则上天然与生俱来的，它给予我们的更多是琐碎的点点滴滴的回忆。雨落下的时候，有一把伞为你准备着；雪飘来的时候，有一件羽绒服为你送去了；晚归

的时候，有一盏灯为你亮着，有一杯热茶为你候着……这就是亲情，让你永远回忆，只要一想到它，心里就会微微一颤。

或许，这就是这本小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我们都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。他们有一天离我们而去。但是，我们和我们父亲母亲之间的亲情，都会永远地荡漾在我们的心中。在我，便是文字，在你，亲爱的读者朋友，就是你们绵长的回忆。

2016年岁末写于北京

目 录

i | 自 序

- 001 | 花边饺
- 004 | 荔 枝
- 007 | 苦 瓜
- 009 | 酸 菜
- 011 | 母亲的月饼
- 013 | 豆包儿
- 016 | 腊八蒜
- 019 | 豆粥从来味最长
- 022 | 佛手之香
- 025 | 母亲和莫扎特
- 027 | 窗前的母亲
- 030 | 春节写给母亲的信

- 033 | 生命不仅属于自己
- 035 | 温暖的劈柴
- 037 | 母亲的学问
- 040 | 忽然想起了棉花
- 043 | 母 亲
- 076 | 蓝围巾
- 081 | 夜寒雪后独灯红
- 084 | 丝绵裤小传
- 087 | 清明忆
- 090 | 父 亲
- 140 | 娘的四扇屏
- 144 | 姐 姐
- 152 | 独草莓
- 155 | 今朝有酒
- 161 | 冷湖之春
- 168 | 复华断忆
- 175 | 拥你入睡
- 179 | 聪明是一张漂亮的糖纸
- 183 | 麦皮枕头
- 185 | 年轻时去远方漂泊

- 189 | 蒙德里安玻璃杯
- 192 | 搬家记
- 200 | 儿子的玩具
- 205 | 有这样两个地方
- 209 | 重回土城公园
- 214 | 校园的记忆
- 218 | 四块玉和三转桥
- 221 | 剪 纸
- 224 | 落叶的生命
- 228 | 金妈妈杏
- 231 | 五角粽
- 234 | 加拿大红枫
- 237 | 母亲节在纳什维尔小镇
- 240 | 中国姥爷
- 244 | 雨笔直笔直下着
- 248 | 理发记
- 252 | 母亲的画
- 255 | 女人花
- 259 | 十字街口的父亲
- 262 | 重逢仙客来

- 266 | 年 灯
- 269 | 二月兰
- 272 | 超 重
- 275 | 机场的拥抱
- 278 | 面包房
- 284 | 水袖之痛
- 287 | 喝得很慢的土豆汤
- 292 | 味 道
- 298 | 人生除以七
- 302 | 铁木心传

花边饺

小时候，包饺子是我家的一桩大事。那时候，家里生活拮据，吃饺子当然只能等到年节。平常的日子，若破天荒地包上一顿饺子，自然就成了全家人的节日。这时候，妈妈威风凛凛，最为得意，一手和面，一手调馅，馅调得又香又绵，面和得软硬适度，最后盆手两净，不沾一星点儿面粉。然后妈妈指挥爸爸、弟弟和我，看火的看火、擀皮的擀皮、送皮的送皮，颇似沙场点兵。

妈妈总要包两种馅的饺子，一荤一素。这时候，圆圆的盖帘上分两头码上不同馅的饺子，像是两军对弈，隔着楚河汉界。我和弟弟常捣乱，把饺子弄混，但妈妈不生气，用手指捅捅我和弟弟的脑瓜儿说：“来，妈教你们包花边饺！”我和弟弟好奇地看妈妈将饺子沿儿用手轻轻一捏，捏出一圈穗状的花边，煞是好看，像小姑娘头上戴了一圈花环。我们却不知道妈妈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，她把肉馅的饺子都捏上花边，让我和弟弟连吃带玩地吞进肚里，自己和爸爸却吃那些素馅的饺子。

那段艰苦的岁月，妈妈的花边饺给了我们难忘的记忆。但是这些

记忆，都是长到自己做了父亲的时候，才开始清晰起来，仿佛它一直沉睡着，只有一些经历才可以把它唤醒。

自从我能写几本书以后，家里的经济状况好转，饺子不再是什么圣餐。想起那些辛酸而我又不懂事的日子，想起妈妈自父亲去世后独自一人艰难度日的情景，我想不能再让妈妈在吃的上面受委屈了。我曾拉妈妈到外面的餐馆开开“洋荤”，她连连摇头：“妈老了，腿脚不利索，懒得下楼啦！”我曾在菜市场买来新鲜的鱼肉或时令蔬菜，回到家里自己做，妈妈并不那么爱吃，只是尝几口便放下筷子。我便笑妈妈：“您呀，真是享不了福！”

后来，我明白了，尽管世上的食品名目繁多，人的胃口花样翻新，妈妈雷打不动地只爱吃饺子。那是她老人家几十年来历久常新的最佳食谱。我知道唯一的方法是常包饺子。每逢我买回肉馅，妈妈看出要包饺子了，立刻系上围裙，先去和面，再去调馅，绝对不让别人插手。那精神气儿，仿佛又回到我们小时候。

那一年大年初二，全家又包饺子。我要给妈妈一个意外的惊喜，因为这一天是她老人家的生日。我包了一个带糖馅的饺子，放进盖帘上一圈圈饺子之中，然后对妈妈说：“今儿您要吃着这个带糖馅的饺子，一准儿是大吉大利！”

妈妈连连摇头笑着说：“这么一大堆饺子，我哪儿那么巧能有福气吃到？”说着，她亲自把饺子下进锅里。饺子如一尾尾小银鱼在翻滚的水花中上下翻腾，充满生趣。望着妈妈昏花的老眼，我看出来她是想吃到那个糖饺子呢！

热腾腾的饺子盛上盘，端上桌，我往妈妈的碟中先拨上三个饺子。第二个饺子妈妈就咬着了糖馅，惊喜地叫了起来：“哟！我真的

吃到了！”

我说：“要不怎么说您有福气呢！”妈妈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。

妈妈的眼睛实在是太昏花了。她不知道我要了一个小小的花招，用糖馅包了一个有记号的花边饺。

那曾是她老人家教我包过的花边饺。

荔枝

我第一次吃荔枝，是 28 岁的时候。那时，我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，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。我站在荔枝摊前，挪不动步。那时，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，时令一过，不消几日，再想买就买不到了。想想活到 28 岁，我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，再想想母亲快 70 岁的人了，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！虽然一斤要好几元，挺贵的，咬咬牙，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。那时，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，衣袋里正有当月 42.5 元的工资，硬邦邦的，鼓起几分勇气。我想让母亲尝尝鲜，她一定会高兴的。

回到家，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，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。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，每个都长着疤，有的还烂了皮，只是让母亲一一剜去了疤，洗得干干净净。每个沙果都显得晶莹透亮，沾着晶莹的水珠，果皮上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。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。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，每斤顶多五分或者一角。居家过日子，老人家就这样节俭了一辈子。不知怎么搞的，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，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，毕竟这是那

一年里我买的最贵的东西了。

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，连声说“真好吃”，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，然后不住地说“真便宜”——其实，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，但这样的把戏依然让她高兴。趁着她高兴的劲儿，我掏出荔枝：“妈！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东西。”母亲一见荔枝，脸立刻沉了下来：“你财主了怎么着？这么贵的东西，你……”我打断母亲的话：“这么贵的东西，不兴咱们尝尝鲜！”母亲扑哧一声笑了，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，然后用小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，小心翼翼地剥开皮又不让皮掉下，手心托着荔枝，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，那样爱怜地望着，舍不得吞下，嘴里不住地对我说：“你说它是怎么长的？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？”毕竟是第一次吃，毕竟是好吃！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。

那一晚，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家做客，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。也是，一盘沙果伤痕累累，一盘荔枝玲珑剔透，对比过于鲜明。说实话，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，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。母亲端上茶来，顺手把沙果端走，那般不经意，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：“快尝尝荔枝吧！”说得那般自然、妥帖。

母亲很喜欢吃荔枝，但是她舍不得吃，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。以后每年的夏天，不管荔枝多贵，我总要买上一两斤，让母亲尝尝鲜。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，一直延续到三年前母亲去世。

母亲去世前是夏天，正赶上荔枝刚上市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，皮薄核小，鲜红的皮一剥掉，白中泛青的果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

珠，像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，仿佛跑了多远的路。是啊，它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，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。我感到慰藉的是，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，我一直认为这是天命，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。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，我迟几天才买，那该是何等的遗憾，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。

但是，我错了。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，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。我忽略了身旁“小馋猫”的存在，他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的滋味，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，什么叫舍不得，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。母亲去世很久，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，都给了她心爱的馋嘴的小孙子吃了。

而今，荔枝依旧年年红。